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24791  
10 Nov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11月5日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兹随函附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提交的第三次文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爱德华·珀金斯(签名)

92-68871 161192 161192

161192

附件

1992年11月5日

美国按照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  
和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提交的补充资料文件

这是美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就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违反人道主义法事件--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提交的第三次补充资料文件。正如我们前两次报告的一样,我们以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为焦点,并且按照第771(1992)号决议提出“具有确证”的资料,即我们直接掌握目击者证词或已有详细报告可资佐证的材料。目前我们还尝试不要提出其他国家和非政府机构向我们提供的重复资料,因为我们获悉它们将按照第771(1992)号和第780(1992)号决议提出报告。提出的资料旨在协助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美国又掌握列入本报告内各事件的进一步证实资料,我们计划在保密的情况下直接向专家委员会提出。

美国打算按照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的规定在接获有关资料时继续提出报告。

美国喜见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准备开始执行其工作。美国在通过该决议时发挥重大作用,随时准备协助委员会执行调查战争罪行指控的重要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适合起诉的案件,从而得以确立前南斯拉夫所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记录。

正如美国先前提出的两次报告一样,下列案件末尾的注释说明资料来源。

## 前南斯拉夫严重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事件第三次报告

### 蓄意杀害

- 10月22日 10月22日约18名穆斯林在塞人的Priboj市附件被劫持，当时他们沿公共汽车路线旅行，进入了波斯尼亚塞人控制的领土。10月23日贝尔格莱德的报纸报道了这些穆斯林被杀害的消息。塞尔维亚一位官员承认，在警察和军队于劫持事件爆发后作出干预之前，Sjeverin地区的塞族准军事人员在波斯尼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国务院)。
- 9月24日 从9月24日至26日据报Kamenica的穆斯林在塞人村庄Milici附件杀害至26日塞尔维亚平民和士兵60多人(国务院)。  
一位美国自由作家说，他在Vlasenica的圣保罗和圣彼德塞人正教教堂看到Rogosija村和Nedeljiste村塞人的断肢残骸，当时士兵把10具棺木的上盖打开，供人们观看。  
“有些尸体烧成焦炭，还有些右手的手指被割断(正教徒以右手为自己祈求上帝降福)，有些受到腌割的最大侮辱(南斯拉夫的男性塞人正教徒是不受割礼的，只有穆斯林行割礼)，有些人的眼睛被挖去，到处是刀痕，头部受到猛击，血肉模糊，手脚折断。”(芝加哥美国塞族新闻中心)
- 8月27日 波斯尼亚穆斯林部队在8月27日伏击从Goradze市郊逃难的车队，最少杀害20名塞人。一位64岁的塞族老翁从死里逃生，他在伏击时受伤，左腿被割去。他告诉记者：约15名至20名穆斯林游击队在Kukavice以北的路边以自动武器开火。有一名目击者的11岁儿子在伏击时牺牲，他说在上述路上被杀的人多至300名(《纽约时报》、《每日电讯报》)。
- 7月至8月 一名21岁男子报告目击35岁的Rizo Habibovic于7月初在Omarska军营被杀。警卫人员踢Habibovic，并以木棍和武器毒打约一小时以上，其

中两名警卫从前是目击者的屠场同事。 受害人被送回“ 机器车间” 时， 胸口下陷， 但似乎还有呼吁。 一位医生设法拯救， 但是， Habibovic 很快就死了。

根据上述目击者所说， Omarska 受害者大多数在夜间在“ 机器车间” 。 被杀这些男人在唱名时离开车间， 原以为是参加换俘方案。 但是， 他们离开不久就听到枪声。 在下午9时后唱名离去的人都没有回去。 他相信这些人的实际目的地是离开车间一箭之遥的一个乱葬坑。

根据几 位目击者的报告， 控制Omarska军营的是来自南斯拉夫人民军（南国防军） 的一名男子。 早在南斯拉夫分裂前他就驻在这个地区， 该区许多人都认识他。 他的帽上镶了白鹰标志， 显然营里的所有士兵都受他指挥。

8月3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来监督关闭Omarska军营。 在关闭前不久， 约5 000名扣押者中的1 250名左右改送Manjaca营（国务院）。

8月中

5月9日一名塞族老农人在Konjic附件的Idbar村被扣押。 他说， 最初把他押送 K o n j i c 警局， 在那里逗留21天。 后来被送往6公里外的Celebici； 他说那里的囚犯都是塞人， 警卫都是穆斯林。 他说经常受到外地警卫毒打。 囚犯大都是年青人， 他们受到人们以农具木柄或铁棍殴打。

他说目睹十五、 六个塞人受到毒打， 后来就死了。 目击者能够指证军营指挥官 和 最恶毒的警卫。 8月20日他和60岁以上的囚犯一起从Celebici获释（国务院）。

7月24日

三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于7月24日在 Keraterm 营地目睹了一场屠杀并幸存下来， 那一天卫兵用自动步枪向一个挤满了犯人的房间射击。 这一次事件中约有150个男子被杀害或受伤。 这些目击者称：

(a) 他们同约200至300男子被锁在一个面积约80平方米的房间里， 房

间右后方角落有一小块凹进去的地方。房间正面墙上，在一个大的象车库门那样的金属薄片大门上部有一个窗，大门中间有一个小门。

(b) 犯人得到很少一点点水和食物。室内温度让人窒息，情况几乎无法忍受。

(c) 7月24日，给了房间里的犯人一点水，但用其中一个目击者的话说，“他们在水中放了东西”，人都“发疯”了。然后透过窗子射进了什么东西，冒烟并发出气体。犯人开始呼叫、捶门；有些开始产生幻觉，互相殴打。另一些人将金属薄片门打穿，开始从洞中向外逃，可是被站在外面的卫兵打死了。

(d) 房间里骚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士兵用大型机枪射击。枪弹穿过金属薄片门射进来，近门的人先被打死。目击者之一幸存下来，因为他在后面凹进去之处，枪弹无法直接击中他。另一个人幸存下来，因为另一个犯人的身体倒在他身上。估计有150人被杀害或受伤。

(e) 第二天，7月25日，士兵进入房间并挑选出约20名幸免于死的犯人，将他们带出去，叫他们沿着房间的外墙排成一行，向他们开枪。(国务院)

另一名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自普里耶多尔地区，和他单独进行了谈话，他也目睹了7月24日在Keraterm营地的屠杀。他说犯人分别关在四个房间里。他在2号房间。3号房间里的犯人受的酷刑最重，屠杀也发生在那里。他从2号房间的窗户目睹了士兵换岗和自动步枪射击。

7月25日，卫兵从1号房和2号房各挑出两名犯人去搬尸。他们数了有99人死亡，42人受伤。他们奉命将受伤者和死人放在同一辆卡车上。卡车上印有普里耶多尔汽车运输公司字样。此后再没有看见过受伤者和司机。

另一个目击者认为尸体被埋在奥马尔斯卡附近Tomarsica村名叫Dep-

unjia的地方。目击者的叔叔看到一辆卡车卸下许多尸体放进一个很深的坑里,盖上很厚的一层土。几天以后,这位叔叔看到卡车将动物尸体也扔进这个坑里。在动物尸体上又盖上了一层土。(国务院)

6月20日

一位Kamicani村来的69岁的穆斯林老农6月份被塞尔维亚部队拘留,在Trnopolje营地关了短短一段时间,约于6月20日被转移到 Omarska营地。他到Omarska时卫兵搜了他的身,没收了300德国马克,命令他把儿子找出来。

这位目击者找到并指认出他的儿子后,他认识的一名前警察现任非正规塞尔维亚士兵将他儿子带进车库,令他躺在地上。非正规士兵开始当着父亲的面殴打儿子。后来,另一个犯人告诉目击者非正规士兵将他儿子打死了,是这个犯人将他儿子的尸体连同其他许多尸体装上一辆卡车的。尸体被运到附近的一个矿井,然后用一辆推土机盖起来。据这位目击者说,这名前警察还杀害了Jaskohrnio以及另一个姓Hrnjak的人。目击者说,该警察在Omarska有一个帮派,他说出了三个成员的名字。

5月26日至  
8月6日

一名30岁的穆斯林在Omarska营地被关了九个星期。他是5月26日在普里耶多尔被塞尔维亚部队逮捕的。他的任务是帮助运输死了犯人的尸体;他每天约帮助运输和掩埋10至20个尸体。他估计在他被关期间大约运了700至800尸体,并评论说出于个人报复而被杀的人都是被斩首的。这位目击者也有一些亲戚被杀,他报告说看到下列情况:

(a) “卫兵将犯人扔进大堆篝火中;他们试图逃跑,卫兵从背后向他射击。”

(b) “卫兵不时抓走一些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将他们带进‘白宫’,没有一人从中活着出来。”

他还目睹了卫兵殴打、拷打或杀害犯人。他认识其中9名卫兵。(国务

院)

5月-8月

一名来自普里耶多尔的40岁的穆斯林从5月30日至8月3日被关在Omarska营地,他描述了一位名叫 Emir Karabasic的穆斯林的最后苦难。他不断受到酷刑,有一天回到睡处来,他的背被一名卫兵严重烧伤。两天后,塞尔维亚的两兄弟在下午5时被允许进入营地。他们过去也常常在晚上到营地来。

两兄弟带着手枪和自动步枪进入住处。他们叫Emir Karabasic、Jasmin和Alic出来。这三个人被当着其他犯人包括这位目击者的面用枪托和警棍殴打。那两兄弟先逼Alic喝了一杯机油,然后喝另两个犯人的尿。

Alic然后被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浇醒。再打了一阵之后,Alic被迫脱去裤子。两兄弟然后逼迫Emir和Jasmin咬下Alic的睾丸。Alic当晚因伤死去。据目击者说,这些罪行都是在使用最严重的酷刑和殴打的那一班的头当班时犯下的。(国务院)

5月-6月

5月和6月里在卢卡-布尔奇科营地约有3 000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该营地在任一时刻约拘留1 000名平民。95%是穆斯林,其余是克罗地亚人。约95%是男人。直到5月为止,尸体被抛入萨瓦河。其后,尸体被运到布尔奇科附近的旧的和新的“Kafilerija”工厂焚烧。

该营地拘留的人来自布尔奇科周围14公里半径范围内。第一棚拘留的是来自Brezovo Polji的穆斯林。塞尔维亚警察似乎负责该营地的行政管理。

所有被拘留者到达营地后先由三名检察员之一加以审讯并决定其命运。例如,该人如果是民主行动党或克罗地亚民主社团等政党的成员,就在营地被处决。其他问题包括该人是否持有外币、金子或武器,或是其邻居是否持有这些物品。未经营地警察首长或一名军官签字,就不得

释放任何人。

经塞尔维亚人以生命担保(并签署担保书)被拘留者不会离开布尔奇科、讨论政治或拥有武器后,该营地有大约1 000人被释放。这些人都是在48小时内被释放;其后就不批准释放。

一个例子是,有一个人被一名Specijalci士兵用刀子切掉两耳。当他痛苦地握住耳朵时,一名年轻妇女用称为“匙”的工具切掉他的生殖器。他向前躺倒在地上,一名警卫向他的头部开枪。其他例子是,切掉耳朵和鼻子,挖出眼珠。用刀子切入被拘留者的皮肤直到切到骨头;有些人的手指被完全切掉。这一切都是在其他被拘留者的面前做出。

用棍棒殴打是常有的。一名Specijalci士兵用钉有金属钉的木棒打死了好几个人。他强迫被拘留者舔金属钉上的血。另一名士兵叫一个人把一具尸体搬到第三棚后面,然后向该人背上打了几枪。在6月里,约有50至60人的生殖器被切掉。

约10至15名Chetniks、南斯拉夫联邦Specijalci和塞尔维亚警察涉及这些日常发生的事件,但有些人更经常参加行动。有些人喝醉了,命令被拘留者唱歌。唱得不够大声的人被当场枪杀。被拘留者开始唱歌后,这些人就进来任意开枪。有一次约5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据称是为在前线阵亡的12名Chetniks报仇。这类枪击每天发生,杀死15至50人不等。

卢卡-布尔奇科营地还有一间酷刑室。受刑者或是在受刑后立即被杀,或是留在血泊中,如果二至四天后仍未死亡,则加以枪杀。他们被留在生活区躺在自己的血泊中,不准其他被拘留者给予任何救助。人们被棍棒殴打的脸骨下陷,终致死亡。

然后营地人员要将被拘留者“自愿”搬运尸体到生活区后面或营地垃圾场。他们搬运尸体时,一名营地官员向他们开枪,又打死了更多的被拘



留者。

另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是枪杀被拘留者,向每名受害人脑后开三枪。这发生在排水渠边,血流到排水渠内流入萨瓦河。被拘留者搬运受害者;有些还未气绝,就被抛到营地垃圾场。被拘留者被派出勤务清洗地板上的血迹,并把死尸抛到布尔奇科一栋塞尔维亚建筑物外面。一名被拘留的妇女当她丈夫和其他被拘留者的面被一名士兵强奸。一名Chetnik当着被拘留者的面强奸了几名妇女,有的只有12岁,由Specijalci士兵把妇女按在地上。此人在营地杀害了80至100人。另一名Chetniks强奸妇女并杀害被拘留者,有时是用斧头砍头。

布尔奇科营地被拘留者的死尸在老“Kafilerija”工厂焚烧。载运尸体的卡车开进一栋建筑物,其内有往常用来制造动物饲料的配有炉灶的三个工业大小的蒸煮缸。尸体倒在有三个炉灶的建筑物内,然后Chetniks把尸体抛入炉内。

在倾倒地体前,先拿下珠宝饰物,为拿下戒指还切下手指。还从尸体拔下金牙和银牙。Chetniks踢开尸体下颚看看有无镶金或银牙,如有则用钳子拔下。

5月中旬开始运尸体去焚烧。卡车约在每天早上4时离开。通常一个早上开出三辆卡车。一辆是民用冷藏卡车,载运死尸,驾驶厢有三名Chetniks;第二辆载10至12名被拘留者,到工厂卸下尸体;第三辆约载13名Chetniks警卫。到达工厂后开始卸下尸体,常常另有2至3辆冷藏卡车开到,各载约20具死尸,或许来自其他地点。这些卡车都是南斯拉夫制造的民用卡车。(国务院)

5月24-26日 穆斯林难民、西方援助官员和外交官、塞尔维亚警察的声明,描述了5月24至26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部队对科扎拉奇的“种族清洗”。

一名42岁的科扎拉奇居民说,“他们拉出私营企业家和受过教

育的人,有可能在科扎拉奇再次组织穆斯林生活的任何人”。

一名60岁的居民说,有些人当场被枪杀,另一些人被带到一所房屋或公共汽车棚,在那里被割喉。还有一些人则在被放上开往奥马尔斯卡、Keraterm和Trnopolje营地的公共汽车时被杀害。(《华盛顿邮报》)

5月23日

两兄弟,一个是17岁的职业学校生,另一个28岁,他们描述了塞尔维亚的装甲部队于5月23日或25日包围了他们的村庄拉科维察尼并且把他们驱赶到普里耶多尔,然后把他们运到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奥马尔斯卡集中营。

这两个兄弟很不愿意估计第一个星期他们亲眼看见有多少人被杀,但是他们说大约有50人。他们看见他们的5个难友脸上被刺,并且喉咙被横割,头差点掉下来。其他人的胸前或手臂被刺上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十字架。在集中营内发生的这种攻击或处决式的射击,看来并没有固定的形式或特别的动机。就他们所能断定的情况看来,受害者并没有被审问,暴力行为看来完全是偶然发生的。

六月初这两个兄弟被转移到附近的一座大楼,其中存放着许多在矿区开采铁矿用的机器。在他们被捕的其余两个半月,他们必须跑到集中营另一个地方的“餐厅”去吃只有汤和一片面包的每天一顿的饭,两旁有人夹道鞭打,并且每次都受到拳打脚踢,倒下的就被杀害。(国务院)

5月21日

一名兹沃尔尼克医疗中心的前任雇员报告说,从4月8日起他被要求在医疗中心当班一直到5月26日被打发走为止。他说,由于必须为受伤的塞尔维亚士兵腾出更多的病床,最后导致5月21日大举屠杀穆斯林病人。在当天下午1点钟,他看到36名尚在医院的穆斯林成人病患,被赶到病房外,射死在医院内。

此后不久,穿制服和穿便衣的塞尔维亚士兵,走过小儿科中心,打断了27个仍然留在医院的穆斯林儿童的颈椎和骨头,这些儿童是医院仅有儿童

病患。有两名士兵迫使他旁观约15分钟,其间他们杀害了10名或15名儿童,有些是婴儿,最大的约5岁。

见证人说,有一个塞尔维亚外科医生也站在一旁爱莫能助,后来他病了。(国务院)

1991年 国际观察员在11月20日监察了克罗地亚武科瓦尔医院的420名克罗地亚病人和25名医院工作人员撤离。一名南国防军陆军上校挑选了一些年轻,受轻伤的病人登上三辆公共汽车、每辆公共汽车约搭载了60人,共约180人。

两名见证人(他们都在被选上的人之列)说,公共汽车最先把他们载到南国防军的兵营中,待了二或三小时,然后把他们带到姆维察拉,囚犯在此下来并且被带到一个存放农具的房子。民兵在此用拳头、铁棒和警棍殴打囚犯,军官站在一旁观看。显然有两个人被打死。

11月20日约下午5时,在天相当黑之后,每20人一组被带到库房外面登上卡车。约每隔15分钟,卡车空车而回。卡车朝奥维察拉西南向格拉博沃方向开了三公里,然后左转进入一条土路。有一个见证人知道这条些通往非常偏僻的地区,跳离卡车,最后生还,报告了这件事。一名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茨基先生一起工作的小组成员,于1992年10月18日至19日在这个见证人逃走的地区发现了一个集体埋葬的坟墓。克罗地亚政府宣称,被认为可能埋在这个集体坟墓的174人一直没有找到。小组成员在最近被翻过土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年轻男人的尸骨,和一个头骨上有枪伤,子弹从左边太阳穴穿出。(国务院)

#### 对囚犯施行酷刑

8月27日至 8月21日弗拉西察大屠杀(较早向联合国提出的报告中曾提到此事)的七  
9月16日 名幸存者之中的四名,作证说有18名穆斯林男子“病人”被拘禁在班查

卢察郊外的帕普里科弗齐眼科医院中。当时,这个医院被该地区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部队用作军事医院。

在弗拉西察大屠杀之后几天,发现有四个病人在树林里个别游荡。这四个病人被交付给塞尔维亚军队,他们在8月24日被送到班查卢察的外科医院,并在那里待到27日,然后被转往城镇另一边的眼科医院,四个病人都在眼科医院待到9月16日。在眼科医院中,四个病人与六个其他穆斯林一起,待在医院四楼第11号病房中。他们的门总是锁着。他们病房靠走廊的墙是半透明玻璃作的,以便外边的警卫能够看到里边。晚上,医院其他病房的塞尔维亚伤兵以及警卫,用电缆和警棍拷打他们。这四个人每天挨打。还有其他两间病房,每间收容了四名穆斯林。

囚犯一天有一片面包和一些肉汤,他们几乎没有清水喝,并且经常被迫喝尿。这四个人都有医院出院证明,宣称他们接受内科治疗、和慢性心脏病。但是,病人说,除了阿司匹林之外,他们从来没有拿到什么药。

(国务院)

8月-9月 上述事件的第五名生还者是一名伊斯兰学生,16岁,他同几百名Trnopolje营的男子在8月21日一起被送往Vlasica山,幸免于处死几百名人犯的屠杀。

约9天后,一名塞尔维亚老人在Vlatica村外发现这名当时昏迷不醒的青年。两名塞尔维亚士兵把他带到村内学校,对他严加审讯。后来他被送往Banja Luka的Paprikovac医院,佯称检查断指和背伤。

这名16岁的青年在送入“医院”时被押解的宪兵重打腰部达20次。在Paprikovac“医院”的一个月中,每天只有一片面包过活,并且很少有清水饮用。他的体重从68公斤降到只有50公斤。每日早晚守卫都强迫他们喝一杯尿液。

这名青年能指证医院的军事指挥官。(国务院)

7月21日 一名与塞尔维亚人结婚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于7月21日在他Prijeedor的寓所遭到逮捕。民警用警车将他带往Omarska,在营门口就开始遭到守卫殴打。殴打时,有一名守卫说:“别忘记,他的老婆是塞尔维亚人。”他希望这会使守卫对他从轻发落。但他们却打得更凶。三名士兵约打了他十分钟。

随后他被送往Omarska的“白宫”。在那里守卫开始对他和其他人犯拳打脚踢,强迫他们躺在地板上,用长统靴踩他们。两天滴水未进后,他被带往“审讯”。

他被带往他认为曾经是战前Omarska行政大楼内的一个小间。房间内已有五名守卫,要他跪在地板上。守卫然后围绕着他,用铁条和警棍打他。有两次他失去知觉,瘫痪在地上。每次守卫都用水把他浇醒,然后继续打他。

在痛打两天或三天后,他从“白宫”的小间被送往关满人犯的大厅。他有五天无法行走,必须躺在作为马桶的水槽边上。他在Omarska拘留的12天内,只吃过一次食物。(国务院)

5月26日 有一名穆斯林人,30岁,在Omarska营被关达9个星期以上。他在5月26日  
-8月6日 被塞尔维亚部队在Prijeedor逮捕。目击人士报告见到下列情况:

“守卫时常用粗电缆打人,常常打得极重,使人在被打后无法站立;守卫打人时,专打特定部位,时常是腰部,紧便使内脏被裂。

“人犯被迫赤脚在碎玻璃上奔跑;如果跌倒,守卫就用警棍和铁条痛打。

“作为一种在人犯面前的处罚,有一名守卫用刀割掉一名人犯的睾丸; 有一名人犯在处死的威胁下被迫用牙齿咬掉另一名人犯的睾丸。

“人犯只准饮用被铁矿的排放物污染的河水; 水呈黄色,人犯的排

尿呈红色。”(国务院)

5月12日 一名退休的塞尔维亚人,59岁,于5月12日在Mostar同他儿子一起被克罗地亚当局逮捕。除了他们是塞尔维亚人之外,并不知道逮捕的理由。他们被拘留在Mosrar的拘留中心,强迫从事劳役,建造机场掩体和其他防卫工事。那些无法工作和一再停止工作休息的人都被警棍痛打头部和腰部。(国务院)

5月-6月 Luka-Brcko营一直都拘留1 000名左右平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人。一度约有 50%的拘留者被泛塞尔维亚分子用刀在他们前额刻上十字符号,并给他们亚历山大这类教名,要他们自称:“我叫亚历山大。”有一名拘留者被痛打三、四天后才同意说“我叫亚历山大”。同被拘留的人都劝他说了算了,以免被打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克罗地亚人身上,只发生在穆斯林人身上。

此外还有每天发生的事;一名警官和其他拘留营的工作人员把paki(一种酒精饮料)和tartan(白色药片)带到机库。警官硬把一名拘留者的嘴撬开,把paki和药片灌进喉咙。警察然后指使该名拘留者用木棍打机库内的每一个人。他服从命令,痛打第三个机库内的同犯一至二小时之久,直到他们昏过去为止。

拘留者都居住在三个机库内--第一个机库长宽各为20米和28米,共住650-700名男子;第二个机库长宽各为20米和40米,共住128--180名男子;第三个机库长宽各为20米和40米,共住300名左右男女和儿童。许多杀戮和拷打都在第三个机库的拘留者面前进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关妇女和儿童。第二和第三机库有一个大门相连,双方可以对望。

第一个机库由于容量有限,拘留者必须站着睡觉。其他两个机库内的拘留者允许坐下,但双脚必须在地上放直;所有拘留者都要紧靠墙壁,留下中间的空位。他们一天准许上一次厕所,时间不得超过一分钟。厕所坐

落在另一栋建筑物内。在多数情况下,每个机库内都放了五个左右10-升的水桶,作为马桶之用。营内的条件极度恶劣,有些拘留者几乎发疯。有一个人用脸撞墙,血流满面。

在6月份把羊也赶到机库与拘留者同住。机库内恶臭难闻,包括羊膻臭、人的粪便臭和放在第三个机库后死掉的拘留者的尸体臭。放置尸体的地方的人血淹过足踝。

最初每一拘留者每天发给50克面包和约0.15公升薄豆汤。后来,每10年人每天发给800克面包,每2个人每星期分用0.16公升稀豆汤。豆汤都已败坏。后来,进而10-12人每四天分到800克面包。(国务院)

五月底

一名32岁的穆斯林人说,1992年5月底一些塞尔维亚的非正规军进入他所住的Donji Garevci村,所有穆斯林男人都集合起来准备将其监禁。这群人先被迫走到Trnopolje,然后被用公共汽车带到Omarska集中营。当他们到达Omarska时发现该营已“满”,这些人又被用公共汽车带到Preijedor地方一个改装的陶瓷工厂,名叫Keraterm。在Keraterm的警卫把他们分成三群,开始打他们。由于那一次挨打,证人在10月时头骨上还有一个肿瘤。看来越健康的人被打得越厉害。

这些人然后被赶进一个纵横约20英尺和25英尺的没有空气的房间。这个房间共容约200多人。这个证人被拘留在那里29天,每天一餐--通常每餐一些豆和两小片旧面包--在这29天内他的体重减少了17公斤。

这个证人曾目睹并被迫参与残暴色情狂式的残忍行为。警卫们强迫被囚禁者跑圈子,并踢前面的人的肾脏的位置。非正规部队人员每天晚上到他们的房间来按名册叫名字。被点到名字的人被带到别的房间挨严重的打击。为了使这些挨打的囚人醒过来,警卫们有时在他们的头上撒尿,有时用消防栓的水龙头来对付他们。(国务院)

五月初

有一个证人描述了Bosanski Samac五个拘留中心的情况如下。被监禁

者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根据这个人的说法,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和老人在内--都遭受打击和其他形式的酷刑。

“这些打击先是由特殊部队人员进行。后来这项工作由看守我们的警察取而代之。这些看守是当地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比那些特工人员还要残忍。他们用铁板。2寸宽4尺长的木板和短棍。铁造的东西和树胶造的东西打我们。”

证人报告说他被禁止喝水和上厕所。被拘留者被迫吃砂、吞下自己的排泄物、并与囚伴进行性行为。(纽约《新闻日报》)

#### 虐待拘留中心的平民

九月

最近几星期越过边界进入Sarajevo 由波斯尼亚政府控制地区的,至少150名穆斯林妇女和十来岁少女--有的年仅14岁--已经怀孕相当久。据报是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战士强奸后又遭监禁数月以免她们中止怀孕。“当我们放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生一个塞尔维亚婴孩。”据说塞尔维亚战士反复对一部分妇女这么说过。“在你们还可能堕胎的时候,我们绝不放你们走。”

一名15岁的穆斯林少女10月1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她于5月间在塞尔维亚人控制的 Grbavica Sarajevo 地区遭塞尔维亚战士逮捕。她说她和约20名其他少女被关在一个小房间,被命令脱下衣服。

“我们拒绝了,他们就打我们,并撕下我们的衣服。他们把我们推倒在地上。两个男人把我压在地上时另外两个男人强奸了我。当他们在强奸我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确保我生一个塞尔维亚婴儿。他们在继续监禁我们的这一段期间也再三地这么说。”

这些控告的大部分是由自称于4月和5月间在东部波斯尼亚的村镇遭受攻击的妇女和少女提出的。(《纽约时报》)



五月至八月 来自 Kozarac 的一名41岁的克罗地亚女人、 来自Prijeđor 的一名穆斯林男人和一名39岁的穆斯林男人被监禁在 Omarska 营约3个月。 三个人都宣布曾亲眼目睹严酷的打人、性酷刑、切断手足和杀人。

部分由于他们在集中营渡过那么长一段时间,他们能够说出他们认为几乎是整个 Omarska 集中营的人事结构。

Omarska 是 Prijeđor 地区四个很大的集中营之一。 在冲突发生前是一个铝矿。 其他三个集中营为 Keraterm 、Trnopolje 和 Manjaca。 四个集中营都收容平民,而被称为战俘者则大部分被送到 Manjaca。 很多被拘留者描述 Omaraks 是四个集中营当中情况最糟的一个。

Omarska 集中营的最高负责人是来自 Prijeđor 的一名退休人士。他的行政助理是一名中年妇女,她负责保存集中营的一切记录,如警卫人员和官员们的薪水总帐、警卫轮值表等。

Omarska 的安全司令(Obezbjeđjenja)是一名战事发生前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警察里当督察的,29岁的人。 他来自离 Prijeđor 不远的 Petrov Gaj 村。 由于他的地位和他在集中营所花的时间,很多被拘留者误以为他是Omarska 的总负责人。 五月时,他的副手是来自附近 Lamovita 村的一名30岁的塞尔维亚人。这个人试图将他属于穆斯林人的义兄弟藏在自己家里。此事被发觉后,他被调职。副手的更换发生在六月底。

Omarska 的经常性警卫分三班。 每一班工作12小时,从上午7点工作到下午7点。 他们继续轮流值班。 三班警卫的班长姓名都被指出并经确认。

三个班长当中来自 Lamovita 的一名40岁的警察被指认为最残酷。 最凶狠的酷刑和打击,以及死人最多的,都发生在他带班轮值的时候。战事发生前曾在 Omarska 的“欧洲饭店”担任服务员的一名中年人被认为

定为一般说来比较不残忍的班长。来自 Maricki 村,拥有后备警察身分,战前曾在 Omarska 矿场工作过的,约30来岁的男人被认为是比上述两个班长较不残忍的班长。每一班警卫都约有15至20名。

Omarska 有许多调查人员,经常性地询问被囚禁者。其中有六名被指出姓名。三个证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亲自认出并说出 Omarska 集中营的39名警卫的姓名。

一名女性证人说该集中营有38名妇女睡在靠近集中营司令总部附近的第102和第103室。每当她们开始要睡觉时,这些妇女都听到在她们隔壁房间“询问室”遭酷刑者发出的尖叫声。这些妇女每天早晨6点被叫醒,被任意点到的两名妇女要去清扫“询问室”。这个“询问室”地上每天早晨都有鲜血。营方从来不让记者看到这些妇女。

Omarska 有两幢房子专门用作酷刑中心,一幢为“白色房屋”,一幢为“红色房屋”。有从“白色房屋”回来的,但送进“红色房屋”的人从来没有一个生还。受过教育的人被拘留时,多被送进“红色房屋”。

所有三位证人以及从Omarska 来的其他曾被拘留的人说,每天有10至15具尸体躺在“宿舍”之一附近的地上。这些尸体,以及其他的,由小卡车运走。卡车上常常到处都是血污。这些证人能够认出至少6名司机。

(国务院)

6月14-15日 一个32岁的回教徒汽车技工于6月14日在Trnopolje附近的Hrnici被捕,同另外10个人一起被关在Trnopolje营里叫做“惊悚室”中。他在6月14日和15日被关在这个房间里24小时,没有吃食、水或入厕便利。

这个被拘留的人从窗中望见监狱警卫把12至15个少女带进营中。那些女子努力挣扎,想要摆脱警卫,没有一个逃走成功。那些女孩被用暴力推进他的监房对面的一座房屋中。那天傍晚,他从窗口看见一个警卫在雪里红十字大楼附近强奸一个青年女子。这个证人能够指出这个警卫,

认为他是Trnopolje最残忍的警卫中的一个。(国务院)

5月 早先据报Brezovo Polje来的40个被奸淫青年妇女中的一个受害人于8月末告诉一个新闻记者说她的塞尔维亚劫持者对她说：

“我们奉命要强奸妇女。我羞于当个塞尔维亚人。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战争罪行”。(纽约报纸新闻日报)

#### 蓄意攻击非战斗员

10月 到了10月间，联保部队驻在萨拉热窝的支队已有五个成员被战斗员杀死。一次事件有两名法国士兵被波斯尼亚政府军的炮火打死，那时联保部队交涉成功的地方停火被破坏，波斯尼亚政府军又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军队打了起来。(国务院)

8月13日 美国ABC电视制作员David Kaplan8月13日被阻击手枪杀，那时他正在萨拉热窝与总理Milan Panic一起在汽车队中行进。他被击中背部，后在联合国萨拉热窝总部死亡。(纽约时报；国务院)

7月 7月间CNN的一个女摄影师在萨拉热窝被阻击手枪击，受重伤。她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奥医院行过几次手术后，现正复原中。(纽约时报)

5月18日 国际红十字会装载粮食和医药救济品一个运输队，虽然事前曾获关系各方的安全保证，于5月18日进入萨拉热窝时被攻击。三位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受伤，其中一位，Frederic Maurice次日死亡于萨拉热窝医院(国际红十字会公报第197号)

4月 欧洲共同体监测团的一个比利时成员4月间在Mostar南被杀，显然事情发生在塞尔维亚民主党部队一次攻击的时候。(国务院)

#### 其他包括大规模强迫驱逐和递解平民出境

说明： 自前南斯拉夫各区域强迫人民离境的事情规模甚大，下面是是选载一些

事例,借以显示人民被赶出家乡的情形。

- 11月2日 一大队波斯尼亚人,为数15 000至30 000人,多数为回教徒,成千徒步行走,于塞尔维亚人攻击Jajce时外逃,因那一带发生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政府军队的三方混战。(国务院)
- 10月25日 克罗地亚人发动攻击,显系企图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西部,克罗地亚战士以扬声器大声喊叫“弟兄们,让我们杀掉肮脏的回教徒!”10月29日Jajce的商店和餐馆仍在火中燃烧。克罗地亚人市长Jozic估计这次攻击有回教徒6人死亡,68人受伤,但据萨拉热窝的消息来源说,估计至少有300回教徒被杀或受伤。(纽约时报)
- 10月17日 Banja Luka附近,Kotor Varos城周围几个克罗地亚和回教镇市约1 500人被塞尔维亚人攻击了两星期后,终于投降,有组织撤出,朝Travnik而去。在夜里护送途中,不受节制的塞尔维亚民兵抢掠乘客,护送的国际志愿人员旁观,无法阻止(国务院)
- 5月26日 回教徒难民,西方援助官员和外交人员,及塞尔维亚警察形容5月24日至26日波斯尼亚军队对Kozarac实行“族裔清洗”的情形。塞尔维亚人在炮轰该城37小时的时候,喊叫“回教徒走开!回教徒走开!”“投降就人人安全!”(华盛顿邮报)
- 5月23日 两兄弟--一个17岁,是商业学校学生,一个28岁--描述塞尔维亚装甲兵如何于5月23日或25日包围他们的村镇Rakovcani,把多数是回教徒的居民押送约5公里,到Prijedor的一个足球场里。约800塞尔维亚人被准许留在那个村镇。在足球场过了将近一天,他们同成千男人被公共汽车和卡车运到了Omarska营。(国务院)

- - - - -